

正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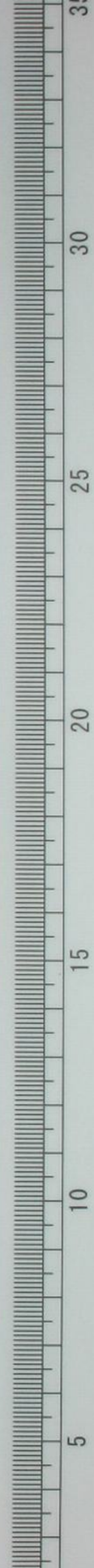
韓非子解詁全書

六

413

842

6



113
822
6

門 4. 13
號 842
卷 6

韓子解詰卷之十一

天正十一年二月
花房仙太郎氏寄贈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左上

旧刊有第三十二字史記索隱云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

原注凡六節茲連類比物彙括成文其詳在後補陳深曰一句為一義如織珠細玉串成八寶孫鑛曰精階同內儲而更增波折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必子也有術以御下明互作

時之誤一曰明恐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世高遠難故

君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道稱也其行身也離世用不近世

新刊韓非子解詰

卷之十一

用增問辨論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辨其觀
行也以難君為賢以犯上為抗墨子其於任義則大其志
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誦癸築武宮大蔡酒
讀藥也古多用言讀用諫言也一明在迂評在聖主之以作
浸藥以酒獨知也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

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

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

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緘察微難而非勢也

策也

論有迂深閎大

而家

情之遠人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

也言而拂難堅確

皆堅瓠也

日虞慶訓也

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為

取庸作者

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

與勾踐之稱如皇也

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瘻實而吮傷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當作鐘皆潘吾之跡潘吾山石張榜曰潘

當作番潘吾指常山蘇秦傳徐注常山有蒲吾縣正義華山

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原注晉

目辭說也讀為繁辭說者作此題目也增請許使學者而行

宛曼於先王王以飾曼延之說也或者不安今乎讀唯許世

學之世也其蔓延無用之說於先如是不能更也讀論他如

能變更則鄭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弋也原注衛人有佐

摩之身警而不射之卜子妻為弊袴也而其以者也長者飲

事而語意過簡短且傳買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

大者言後世以為有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

作評

也遠人亡今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

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也而謀先王言以先王之

皆歸取度者也言不察於近而却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歛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

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

而不畜之於君讀言士雖勸名而君不能蓄其利故中章晉

已二人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

痛足癯而不敢壞坐原注禮叔向也鳳卿曰壞坐安晉國之

辭仕託慕者言託景仰其人國之鍾猶言國之半即稱鍾

相稱故為半義此三士者原注中章言襲法因則官府之

增諸說皆非是

籍也行中事中庸也則如今之民也如順也言奉一君之法

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言不奉法二君又何禮

之禮之當亡言非禮之當然也且居學之士增學士不仕者國無事不用力

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畔戰之功耕刊作不禮則周主上

之法原注周曲也言號令徧行也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

之威增屈公鄭之鄙人失其名故稱公晉語注威畏也人主

奚得於居學之士哉讀奚得不獲利也故明王字恐主論李疵視中山

也言嚴允之士不迂評作主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詩小雅傳說之以無衣紫讀傳

責之以尊厚尊厚畔戰之士也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蒞

下日為下走原注齊腫田原注魏與夫搶弊微服讀無傳孔

丘不知故稱猶孟原注君猶孟也民猶水鄒君不知故先自

戮原注君好長纒左右皆長纒明主之道如叔向

獵賦獵功多者受與昭侯之奚聽也

不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

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須

也也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惠在舊刊

厲王擊警鼓原注楚厲王約百姓有敬擊鼓不至

與李悝謾兩和也讀和陣名軍門注今之壘門也立兩旌以

文又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交和

右經

原注凡五事皆言學上善辨而無實用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

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矐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增詮言訓舜彈五絃之琴高誘曰古琴五絃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增詮言訓舜彈五絃之琴高誘曰古琴五絃

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

處女子之色子緝約如處五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

矐猶未有益陳深曰為吏者法蒲收圓云家語呂氏春秋韓

矐猶未有益陳深曰為吏者法蒲收圓云家語呂氏春秋韓

治與此不同

楚王謂田鳩曰漢藝文志載田侯子三篇入墨家本注先韓

也則可其言多而井子章云一行不辨何也曰昔秦伯嫁其

女於晉公子令晉讀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賤七十人升

未可謂善嫁女也飾外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

董桂椒之櫃讀董桂椒也今按造櫃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輯以翡翠舊刊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

未可謂善賣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辨說文辭之言道言人

未可謂善賣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辨說文辭之言道言人

未可謂善賣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辨說文辭之言道言人

主覽其文而念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先正論聖人之

言以宣告人若辨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念其直直實直之義

不辨云恐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

墨子為木鸞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蜚飛弟子曰先生之巧

至至句能使木為飛墨子曰吾吾字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

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

歲數今我為木鸞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

巧為輓拙為為原注喻巧而無用也增墨子曰公輸子削竹

至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也三日不公輸自以為

史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

不功利於人謂之拙列子云墨翟之飛鸞注墨子作木鸞飛

三日不集長簡賦注論衡曰魯班玄木為鸞飛三日不止案

墨子削竹以為鸞三日不行韓子曰為木鸞三年成飛

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

今案其人在七十弟子後圓謂公輸與孔子相及墨子與之

談論則其去孔子不遠鳳卿案漢藝文志墨翟為宋大夫在

後孔子後

宋君與齊仇也原注蓋築武宮原注所以謳突倡讀突人名

謳突如匠石類行者止觀止而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

射誓之謳射誓又賢於突王召射誓使之謳行者不止原注

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突美井子章云如何也對曰王試度其

功突四板射誓八板原注功多也今榘其堅突五寸射誓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六

廷評

寸原注入堅也今按言擿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
其築土堅密不能深入知其人而能已疾也已愈也下已我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
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傳原注凡十一事皆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

猴者呂氏春秋獵似母猴母猴以人漢書張晏注沐猴獼猴

觀之言方始也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增管子方六里為一乘之

今知王不能久齊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刺削

者博山瑤云考以其所以削必小令臣治

人也無以為之削讀極細雖欲作之而此不然物也原注不

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謀事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實

用一曰魏都賦注造沐猴於棘端好微巧好纖細衛

人為之養之文選注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試請觀客

為棘刺之母猴客曰選注作衛人曰臣人主欲觀之必半歲

不入宮也房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晏陰月令

所成列子孔周來丹與齊七日晏陰之間將且時爽之交

夕晏明之際此面而察之淡々焉若有而棘刺之母猴乃可

物存焉莫識其狀即此云晏陰之間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七

七

七

按增籍
之絕句
虛辭屬
下文非

見也選注無燕王因養衛人而選注有不能觀其選注無母猴

有臺下之治者謂燕選注無王曰臣為削者也則

刺之端不容削鋒則刊有鋒而選注無所削必大於

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

因逃原注棘刺持白馬非馬

也守其說而不變也鳳卿按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漢帝紀顧山錢之顧案時關

辭藉歛矣又云百姓籍歛忘費墨子使民勞其籍歛字又作

則能勝一國指務考實按形不能謾

於一人謂關吏原注持白馬非馬也之說而齊稷下之辨者

夫新砥礪殺矢山潘云夏官司弓矢殺矢長寸圍寸銚十之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八

宋本

完又見矢人讀殺穀弩而射雖冥而安發其端未嘗不中秋
去聲磨鏃使細也穀弩而射雖冥而安發其端未嘗不中秋
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讀復去聲不能再中也列子鑄天復
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不能謂善射無
此之謂復復如字呂子處方亦有此論
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說山訓矢之於十步置
非非非昇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
易也有常儀的則昇蒙初逢蒙舊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
以安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辨士繁說設度而
持之行字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
以度而說其辨說說不度之以功而與其行此人主所以長
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養祿也世指本注喻

集注
不然而也

集注
爭年論
也

爭年之智
舉世皆然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
而客从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
不然之物物事也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
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合有身字無歿安能使王長生哉列子說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
不決同刊作以後息者為勝耳言久生者御覽
客有為周君畫策者傍注筋也則與被同舊三年而成君觀
之與髹策者同狀原注髹赤黑色言不明也世指本同按史
也原注非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
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為臺下文虞卿望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九

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陳深曰蓋可照視而不可陳視如今

皮周君大說此此字無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讀言纖微然

其用與素髹筴同世楷本法言終版無用素平常也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

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讀罄蓋也言能

不可類之增山潘云類當其狀曰貌莊子人貌而犬曰類

似也凡論訓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不世出而狗馬可見也索經云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則

荷子云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洵蜀梁其為人愚而喜畏明

而而其家者失氣而必記論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

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居士有道藝者之稱已見禮記增田仲陳

於陵不食兒祿辭宋人屈穀見之七命鑽屈穀之類注引穀

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選注單

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選注引作而傲仲曰選注仲上

夫瓠所貴者謂通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

物而任重如堅倒字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選

作堅如石不可剖而劉厚而無竅不選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

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選注云

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

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趙注堅瓠喻發光

重用以字法

作難可也下

言天

卡隨鮑焦墨翟之類此除與
惠施所稱魏王大瓠相類

虞慶慶卿古通通鑑前篇卿雲與條可証人為屋謂匠人曰

屋太尊崇同高也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管子棟生

不勝任則覆而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

卑虞慶曰不然諸本無虞卿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

輕椽燥則直以世楷本無以字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誑

注謂書辭塞也淮南子云匠人窮於辭無以為之而屋壞依

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為之而屋壞依

言而作一曰讀凡謂一曰者舉里否也前後倣虞慶將為屋

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

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

雖久必不壞匠人誑作之成有間屋果壞連下文

范且增且睢通國策說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山云盡不於

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繁蒲反圓云角弓毛傳不善紕繁

弩定體之器謂未成三旬而蹈弦弦之也一曰犯機犯機謂

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恐上下范且曰不然

增亦疑伏繁一日而蹈弦三旬讀當作而犯機是暴之其始

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辨

辭勝而友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疆

之功而艷物本作豔乎辯說文麗之聲名是却有術之上而

任壞屋折弓也言人主信用乎有辯無術之人誣服有故人

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

以喻不知然經國之術然

而士

即有術之士應入主字山璠云一窮乎范且虞慶者

字十

句旧刊范且以

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

六

字微一氣讀兩其字微之字看六微

人主多無用之辨而以

無易之言

常理之法言

此所以亂也

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較

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

析旧刊作

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

工匠也

讀言賤知術之人也山云含有工匠字字

不得施其

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

有術

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

主危

陳深曰愈多愈繁愈重復愈有味愈不厭妙在曲折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戣戣切然至

日晚必歸饑者

言歸家而食也

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

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

實也

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

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

慕而治疆者秦也

詐任

然而秦疆

一本刪秦強二字

而未帝者治未

畢也

言治術有所未盡也

傳

原注凡十六事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

簡忽

子長而怨子盛

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謂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

者皆挾相為而不周

也盡

於為已也

猶言為他人

夫賣庸

賣恐買五

庸傭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

家謂家產也讀言致美傭者之食而不顧損貲也

調布而求易錢者

錢布皆錢也調布賦錢也易錢好錢也謂錢曰布見食貨志

非愛庸客

時

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容致力而疾耘耕者盡

巧當作而正畦陌陌田畔疇疇者疇田隴也時非愛主人

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讀云語辭備者此其養功

力主人厚養有父子之澤矣喻厚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

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越人異類以害之為

心則父子離且怨原注父子喻相為則相怨備工喻自為則

不迂濶理此人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

也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增伐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臺增疑姑蘇字畫殘

苦百姓罷疲煎靡財貨靡廢通已以盡民力余來日刊脫為

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左傳注賈遠桓公

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嫁于桓

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

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

已楚之菁茅增杜預云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與未聞案括

出包茅有地志辰州盧溪縣西南有包茅山武陽記山際

不貢於天子子三之間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

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一 十三

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舊刊無天子誅之名

而有報讐之實原注上三事皆借名與師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吮而自吮其膿

傷者之母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

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增悼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山名也詩大雅曰以爾鉤援

者刻踈人跡其上踈人巨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

遊於此趙策吳注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山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讀博籌也華山

博臺作記者何不引此增古博經曰博法一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棊十一故法六白六黑

又用與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環為之環要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則環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

棊棊到處即登之名為曉棊即人水中食魚亦名棊魚每棊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

翻雙魚彼家獲六籌則為大勝也字云李于鱗太華山中如砥南行三里望衛叔御之博臺在別巔為博不盡崖尺中如砥

可坐十人屋南北綳繩繩也欲度者先握繩自懸崖中乃踞崖自汰令就綳不得綳還距崖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綳也

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也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鳳卿案昭王追稱耳

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及國至河河黃令文選鮑照東武籩豆捐之選注引蓆

蓆捐之舊刊作蓆下同言令棄其出也手足胼胝玉肅胼胝皮厚也

面目黧黑秦策吳注黧黑色荀子頰色黧黑注讀為黎者後謂面如凍黎之色也按東武吟注黧作黎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一 十四

御覽文

御覽作
公問之

之言不令咎犯聞之而夜哭大學作舅犯注舅犯晉文公舅

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友國咎狐偃字子犯案夜哭喚起文公

不喜而哭意東武吟注作不欲寡人友國邪舊刊邪作耶犯

對曰籩豆所以食也選注有而君蒞蒞所以卧也而

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選注有而君蒞蒞所以卧也而

今臣有與在後增說苑復恩作臣在所蔽之中矣有音又與

犯自不知不得從中軍者以其手足面目胼胝中不勝其哀故哭

國者衆矣言多其事也晉語云臣從君臣尚自惡也而况於

君治要有乎字按晉語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

攘振振振也廖文英云振頓奮之也舊刊作振振也增

又作擻鄭風寒裳波濤擻內則不涉不擻注擻衣也居衛反字

傳擻擻風寒也而置之置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

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增說山訓文公棄在薛後黧黑也辟婦又謂

鄭縣人讀鄙人也增依經下子使其妻為禘其妻問曰今禘

御覽无上其字迂何如夫曰象吾故禘象義妻子增山云莊

御覽无上其字迂何如夫曰象吾故禘象義妻子增山云莊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物種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五

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原本作服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

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

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信人言

衛人有佐弋者增秦紀誅佐弋竭百官表以府有鳥至因先

以其捲麾之增字書音窵因考滑稽傳希鞬索隱希收袖也

布鳥驚而不射也御覽作不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讀言其意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增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言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言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言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言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言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言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言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言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言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言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言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雖言

高誘注
昌覽曰
也

齊俗訓還作遂山云老子云常德乃足復歸

於樸列子云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六

作言學

讀動作輒說所學也

舉事於文

讀舉事必文之也舉行也按

曰難之

讀自言故難之

者是學也或曰難之恐離琢之欠文

顧失其實

顧反也

人曰是何也

對曰書意之

固然

梁人刊別授以下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

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

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

燕相受書而說

原注之曰舉燭

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

燕相白王王

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今世舉

宗舉左傳注皆也

學

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

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

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及歸取之及及市罷遂不得

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是所學書中語

信

鄭有身置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及及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言我親舉登命以爲令其所舉者亦猶吾聞見之也如見各自

無已也

言一擇其人使之進賢則不

王登

一日而見

二中大

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

相室家老也重列重爵今無

功而受非晉臣之意

言違羣臣之意

君其耳而未之目邪

耳

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

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

也

目視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推舉其
知則君
窮於堅
也

夫讀一日之間謁一人於君皆為中大夫也予之田宅中卒

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讀八字句言叔向侍公腓痛足痺轉筋

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

敢壞坐山璠云晉語悼公名叔向晉國之辭任託慕叔向者

國之鍾矣鍾舊刊作鍾標一作鈞言國之半也八說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歿絕氣恐已寇因生蘇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音還報曰中山可伐也

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見好倒十所願蓋與車以見

批字
論也

中山策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增鮑云傾者却不御也與之

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

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尚下士居朝山云互作則農夫

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

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

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一作之增武靈王九一

之吳氏云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中

山之俗以書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國無別焉其主弗之

禁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若使賢

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八

傳

比

齊桓公好服紫

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

任助策秀才文昔紫

衣賤服猶化齊風注

引當是時也

作當時

五素

選注五

不得一紫桓公患之

無選注

字

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

紫貴甚

一國百姓好服紫

不已寡

人奈何

選注以上北五

管仲曰君欲

字單作告

管仲曰君欲

五欲下折民無衣紫者

何

不試勿衣紫也

選注不自誠勿衣也

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

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

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

選注無二十字以上三十九

公曰諾於是日即中莫衣紫其

明日國中莫衣紫

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選注無

史蘇代貽燕王書齊紫敗素也正義注引無告管仲三字自

誠作試一字餘與選注同而謂左右已下作公謂左右曰惡

紫臭公語三日境

內莫看衣紫者

選注無二十字以上三十九

公曰諾於是日即中莫衣紫其

明日國中莫衣紫

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選注無

史蘇代貽燕王書齊紫敗素也正義注引無告管仲三字自

誠作試一字餘與選注同而謂左右已下作公謂左右曰惡

紫臭公語三日境

內莫看衣紫者

國五素不得一紫

齊王患紫貴

傅官說王曰詩云不躬不祀

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

王請自解紫衣而朝

登虛有

紫衣進者曰益

當作益

遠寡人惡臭是口也即中莫衣紫是

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

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

荆晉大國也

今城郭不完

甲兵不備

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

矣

內修政事而有

內守

雖小國猶不危之

也君其勿憂

不憂其

是以沒簡

公身無患

子產相鄭以下互為別章見說苑

子產相鄭簡公

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

也恐行

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

迂評作

國小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九

迂評家作人

之事不一言其所職繁多也或曰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

不輯睦亦子之罪國之不修相子有職職所寡人亦有職各

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

街者莫有拔也讀援枝而偷其實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也見增曰氏春秋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三年不變民無饑

也并子章云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按涿水名有度篇云襄公方城

左傳泓穀梁宋人既成列矣成列軍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

購彊左傳彊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

成列而擊之必敗涉河未濟而軍陳襄公曰寡人聞恐脫之

有曰君子不重傷不擒擒老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

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今楚未濟而

擊之害義非義之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

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君一人為義行衆不

也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

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宋世家襄公病傷於泓

三年泓之役此乃慕自恐脫親仁義之禍慕虛名而夫必恃人主

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管下人主耕以為上山

上當服戰雁行也焦氏曰服習於戰而從行陣之列今按服

也謂為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太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三十

齊景公游以海讀勃海也增以海晏子外編作葦徐安陵昭

右亦云景公與晏子遊於以海地形訓東方曰大渚曰以

海注東方多水故曰以海亦澤名東周策夫梁之君臣欲得

九島謀之暉臺之下以海之上注作以海揚慎補注即以海也

有以海山海經無泉之山南望幼海揚慎補注即以海也

騎使從中來也謂曰也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欲景公

漫遊也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

韓樞御之煩且良馬名韓樞善御者名時為景公左行數百

步以騶為不疾棄轡代之御景公以韓風之御為行之可數

百步以馬為不進盡疑行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而做與

見論語金一山注論語曰而字猶與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

不如下走也見說死有異同張洪陽曰

魏昭王欲與官事與預同言親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

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篇讀簡

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射親其政柄而欲為

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見國策增史記齊潛王滅宋

魏昭王以為相案外儲右下一曰田嬰相齊一條合移次此章之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荀

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鄉君鄉制同好服長纓增任助葉秀才文長纓鄙好左右皆

服長纓甚貴鄉君患之問左右左右選注有曰君好服選注

百姓亦多服是以貴選注作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選注

字百姓亦多服是以貴選注作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選注

餘同注

有鄒字。國中皆不服長纓。以下韓子斷語也。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

度以禁之。言新定百姓衣服之制度。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鄭玄曰：戮，猶辱也。山云：蒞，蒞也。並同。鳳卿曰：漢文尚不建衣服之制度，宜哉。當今昇下尚服制，不章章。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讀定獵受獸多少，如征

諸事晉語賦職任功注賦授也山曰獵當作祿字音轉訛晉語叔向為大傅實賦祿八茲賦祿者稱其功賦如呂子有度

賦兵外儲右賦十孺子謂分配也鳳卿曰世俗尚平等故功多者受薄賞故人不欲立功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旧刊無申子曰：法者見

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受授也。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

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非

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任之誤增策注言也昭侯曰非

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也。亡其

無乃也。申子辟舍請罪。韓策作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

道乎又亡勇行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

視次弟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

聖人也鳳卿曰以申子治韓之功不能陰一從兄韓昭亦少

恩哉寫哉其不王也是所制於為法者也申子為法受戮昭

侯御臣失術

傳六原注凡八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

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城原

中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

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

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

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

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事見左傳僖廿五年呂氏為

晉文力足以拔原不須此行而舉原故重信罷兵若伐秦楚

豈奚必信乎十日哉城濮之役棄雍季之言用舊犯之謀者

無佗彼知其力不敵也是故尚詐後文公謂舊刊謂箕鄭晉

信蓋一時之權也文公其知術也曰救饑奈何饑當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百官尊

注云晉大夫曰救饑奈何作饑當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百官尊

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喻百事不怠信事使民則不失天

時百姓不踰偷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言善政使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誤返而御禮記御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登令人

求故人故人来方與之食兵志所謂三軍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增魏策吳注虞人孟明日會天疾風欲

源遇風雨羣書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句治要無以風疾

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治要作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自往罷散人也

曾子之妻治要無之市其子隨之而泣治要無其母曰汝還

女音汝諭其子令還家也增引讀書顧反謂母適為女殺彘

會意云還顧反三字一意不可從論子還適市來治要適作道由也言及自市飯家之曾子欲

捕彘殺之以實妻止之曰治要作特與嬰兒戲耳妻惜其彘

也治要無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謂還必殺彘以供食也嬰兒治要

字非有知也童蒙不辨其待父母而學治要有者也壹

是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三十三

齊魯

是預明

文公

為聽父母之教子從母命而反塗今子欺之母還家終是教

子欺也父欺子治要無此一句而不信其母按讀言聽受欺子或曰三字注文攙入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

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

鼓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申明而民信之增與周幽王

李悝警其兩和曰周禮夏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

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口教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

懈急旧川急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

不信患也不信下思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

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

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母得使通辭到倒其言以告而知

也言倒言反辭衛嗣公使人偽關市原衛作惠以音關市阿難之阿阿誤或

因事關市以金關市吏乃作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

客過而予汝金因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以上二條

錯誤在此刊刪此二條迂評作遺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三十四

風神按秦葉
甘茂攻宜陽
三鼓之而卒
不心絕注秦
志上犹前

迂評
怪字

巨十參大
高注嗣君
衛平侯之
子秦也其
另眉

日刊有右
傳二字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鉤君齡甫錄

外儲說左下

旧刊有第三十三字
陳深曰比類整飭可誦

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旧注罪當故不怨也
以功受賞臣不德君

旧注功當故不怨也
刑之有不忍

之 心 踴 者 懷 恩 報 德 危 跪 通 生 活 也 以 功 受 賞 臣 不 德 君 不 以 為 德 故 翟 璜 操

右契而乘軒

原旧注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讀言其心不
以乘軒小君恩如預與約契然也增韓策或謂

公仲曰操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注左契待合而已
右契可以責取案田齊世家執左契以責於秦韓左合作左
傳寫誤山璠云曲禮獻粟者執右契注契券
要也右為尊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襄王不知注原旧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儲說左下

知功當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屨。舊注：卯，西却，秦東止齊功。楸，功厚賞也。大矣，而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茂卿曰：夫，誤而履屨也。山璠云：失，行。

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上，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恃勢而不恃信。原注：恃勢，則信者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

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舊注：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命。公因命仲理外，阻明治內也。物本心作君專，仲字倒。恃術而

而恃其不叛，其若故有術之士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

有駁行，必得所利。原注：駁行，不貞白而駁。簡主之相陽虎。

哀公問一足。舊注：問孔子曰：一足若何？曰：夔反展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信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讀言：以此為是也。注非原。

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原注：朝堂當莊，燕則

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原注：此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則

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原注：堯，罪而譽，當賞而毀，則刑

夫為門而不使人。讀：雖有門而使人不得入，譬如下之善惡不

亂之所以產也。舊注：門不使人入，利不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

委利而不使進。賢者上之所利而委置之也。增利謂

莊，燕間，宜，輝，然季孫造次不離於莊。

故終身莊而遇害也。據傳文：孔子食桃，簡子或席費仲說，紂

匡信論，儒數條不見，經中陳深同，缺文豈是欤？今按朝廷貴

却遇賊，何也？以其無術御下也。注迂。

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作禮，左右無可使者，是亦

亦不。失土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於過而飾非也。不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二 三

聽譽者而明察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原注鉅費金以齊

明則臣不待辱不用玉璧原注用毀辱用玉以魏主西門豹請

復治鄴足以知之原注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

猶盜嬰兒之衿裘與胡危子榮衣原注盜者子不耻其

害父衣為榮原注盜者子不耻其子綽左右畫原注左右畫方必不得俱去

蠅驅蠅原注以肉餽蠅安得無桓公之

憂索官原注公聽左右索與宣王之患驪馬也原注王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原注勸非寵光無節則臣

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增據傳王當作主

注同按據傳桓公置吏事不經見蓋缺文

下侵偏說在苗賈豈非獻伯孔子議晏嬰原注獻伯為相妾

故非其太過下增傳闕雜記孔子曰管仲饒魚而宋枝依樹

而反站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

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故仲尼論管仲與

叔孫敖當作孫叔敖而出入之容變讀出

入不足也謂儉者侈者容兒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說薦其

自別而仲尼刺之則同也簡主之應人臣也一本無失主術原注虎言居齊已能三

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朋黨相和臣下得

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不陽虎將為趙

武之賢解狐之公原注此二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而簡

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原注主云所舉害已與

而猶與也
之恐人字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

子之用杖原注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今按文子子國共為私而言不

為國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原注子國怒曰夫忠諫者必離於群臣而又危難於父也梁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舊注車為鄴令其妹犯法謂之趙公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管仲以公

而國人謗怨舊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今按梁車管仲為國守法而不為私者人反非之

右經

傳一原注凡五事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家語作士師別人足所

踞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裁用字字下文謂田子方曰方之類欲

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家語云郭門

踞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踞危曰

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踞子之足是子報讐之時也舊刊讐作仇迂評

有怨字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踞危曰吾斷

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

令說苑纂註傾側法令及覆法典也先後臣以言先後謂保護也燕策莫為臣先後者注為之助也

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慙慙形

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

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舊注踞者行步危故曰踞危也說苑此下有孔子曰善為吏者二十三字

劉辰翁曰諷然薰人心謂非殘刻吾誰信之按語云伯夷叔齊古賢人也夫子不為衛君明矣此云孔子相衛者此時孔

理作亂遂出公輒偶因同姓致誣妄耳子羔事見左哀十年又人間訓楚上蔡令子發事相同疑一事異傳聞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原注既乘軒車又有輕騎說苑作乘軒

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簞席其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

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原田注徒獨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

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

中山憂欲治之言欲治中山而無其人故憂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

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增蓋也卯魏策注淮南子孟卯注齊人案策云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也卯使張倚說

趙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又云也

二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

之以五乘將軍原田注養之卯有以五乘使為將軍賞之薄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

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

軍葬是手足不掩也手足不掩謂不為葬埋也天下曰之懸斷之辭增此寓言非實有此事也已功

厚而養祿薄猶伯夷高節而葬以卑官也莊子云伯夷叔齊

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且周初未有將軍之號寓言可

知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

履蹻原田注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

惡一乎圓曰虞卿傳注蹻草履也音脚勝當作勝秦策贏勝

履蹻負書擔囊吳注一本贏勝是倫追及纏繫字通用易贏

其角疏云揭纍纏繞也釋文鄭虞作纍張作纍詩采芣邪幅

在下注如今行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勝故曰在下疏云說

文勝絨也名行勝者謂行而絨束之也蹻經作騰通用今按舊說為是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

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山璠曰此條卅六字當移別危生子臯條下家語說苑可

少室周者

晉語韋註
簡子臣

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趙襄主力士

晉語

襄主作簡主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人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

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

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

原旧注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王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

耕晉語作牛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

者騎當作驂以臣多力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孫鑛曰此國語似勝

傳原注凡五事論人君用人齊桓公將立管仲說苑善說作立仲父三字令

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

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說苑作善我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立公曰

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

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說苑作強為

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增君若之訛字說非知能謀天下斷敢行

大事君因專屬之以旧刊無以字國柄焉說苑作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

可也以管仲之旧刊無之字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

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見說苑大同少異一本無以相參三字

晉文公出亡箕鄭內外傳作趙衰挈壺餐而從列子釋文餐音孫水澆飯也按挈提也

迷而失道與公相失不相遇也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山璠云寢當作

忍增與寢同言稍稍至餓也鳳及文公及國舉兵攻原而拔

之文公曰大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拔乃

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寺人披也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

知物本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

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言吾能設

法制戒倫則臣下無有欲叛者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此邪

望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魯定公九年陽虎奔晉趙簡主迎而相

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

務守之原田注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此下

言以善事簡主與主之疆綫至於霸陳深曰馭得其道狙詐作使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

孔子對曰不也不否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

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

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而如固足矣

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

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

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見呂子察傳風俗通增莊子云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家語山之

怪夔史索隱一足獸也按此物因典藥夔一足之說而得

名耶今按堯臣取獸名自名後世誤混起此問增說非是

傳原注凡七事雜文王伐崇至黃鳳墟同刊作虛群書治

而字山世璠云當作鳳鞮繫解繫一作係羣書治要作文王

鳳呂子不苛為武王事鞮繫解伐崇至黃鳳墟而鞮繫解左

右顧無可金結後文王自結之大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三

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七

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不載晉文公條。

自結太公望治要無望字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上，上字當在君

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原曰

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原曰：注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

與居，皆其所侮也。原曰：注材輕，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

是以難之也。無錫王達景仰撮書引此事，作至黃竹之墟，不審其指何作黃竹，增五雜俎，文王伐崇，至鳳凰

之墟而獲係解，武王伐紂，至商山而獲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而履係解，皆事而異聞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

原曰：注暫廢其衿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

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老子作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南宮敬子此上宜有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

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說苑尊賢為齊桓公事近優

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言得志於天下

也。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

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侍坐也。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增家語子路初見有

曰：請用。請用，命食也。邦俗問人嗜酒，否曰：用酒，否義蓋原于此。仲尼先飯黍而後啣桃。

左右皆掩口而笑。批本掩作掩。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孔子集語引此，無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八

之一以雪桃也。王肅注：雪，拭也。鍾人饗曰：仲尼對曰：丘知之。

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謂黍盛最。果，赫有六。

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蕪。玉篇有：核曰果，無核曰蕪。家語作果屬。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

廟。左傳：使巫以桃列先祲，殲疏云：列是蒂，蓋桃為棒。也。桃鬼所惡也。據此則鬼惡桃，非始於後世也。丘聞之

也。舊刊作丘之聞，非家語與此。同而無也。字批本同原本。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

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蕪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

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見孔子家語子路初見。○此以下經文不見，故陳深以經為缺

文。

簡主謂左右車席黍，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

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屨以履之。原曰：注屨所履，帝太

之也。增屨。恐屨字。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帝美則履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

少者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昌，文名。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

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讀義主下，欠文字，失

是賢君也。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

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

不舊刊作欲凌本，夫人不。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

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紂雖不遇文王，

齊宣王問匡倩。宣王捨孟子信腐儒。曰：儒者博乎？曰：不也。家

放公三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九

五儀說苑君道為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

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

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

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

不鼓也宣王曰善或云此下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

民諂上原注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莊仲虛曰似家語口

鼓瑟匡倩之說無替甚矣又曰後世儒者不知斯文為治國

之禍當今學士疏注經傳亦有類此者意

傳四原注凡七事雜論人君用臣詎者齊之居士居士處士也居士之号起於商周之初本書曰

太公封於齊有居士任商華仕昆弟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

侯禮記亦云居士錦帶經文作鉅山璠云呂子云墨者有鉅

者腹背又云墨者鉅子孟勝莊子以巨子為聖人張耳傳吾齊魏之

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

入仕也賂左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

原旧注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通雅史

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誓會計也周有司會歲會月要日成

士會法曰要會者士師歲終正要會計簿也正字通曰上

計漢制羣國歲時上計師古云若今諸州計帳凡郡國皆主

治民常以春行所主縣勸農救乏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

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君收

其璽言免其職解印綬也曾語注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

世主不取
復與之故
終不歸也
石之譜

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

謂治鄴不得宜也增不稱君意

請伏斧鑕之罪文公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

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

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

陳深曰豹言可為悽

懷惟如是此良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

舊注不受豹所納之璽也山世璠云說苑政理為晏

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

舊注不受豹所納之璽也山世璠云說苑政理為晏

齊有狗盜之子與別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

尾

原旧注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物云危子曰吾父獨冬

不矢袴

旧注刑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增史記孟嘗君客有能為狗盜者夜為狗以入秦宮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

言心不兩用手不並運也呂子功名篇右手畫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陳深曰蟻不能兩成慕肉蠅逐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

藏中金谷世雄曰論衡云世有衣狗裘為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

右之請因能而受祿

受當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莫訓君

何患焉

政治則官多而人不足政廢則人多而官不足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

政廢則人多而官不足

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

舊刊多與之其實

少雖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

猶袖手也

世主多此

父冬夏獨有足袴鳳鼎按足有袴倒置言有袴能久用故足也

富貴

良人慕富貴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十一

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辨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

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肅揖古通用左傳肅使者曲禮肅客是

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太行墾草原旧注

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仍當作初也秦策大夫種為越王墾草

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甯武請以為大田田當作由由與

慎丹鈔錄曰由與農通呂氏春秋管子曆紀皆云亮使后稷為大田注大農也或曰古農作由農為者也

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人司馬犯顏

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

霸王夷吾在此英雄氣與孟子今世治天下者舍予其誰

景公語相類

傳五凡十事皆雜論人臣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

二味坐不重席內旧刊作晉增字或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

出不從車躡左傳襄五年說苑反質並為季文子事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晉大夫

賁皇非之陳深曰獻伯之儉可以勵民何必以法繩之也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

也謂出其分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廖文英曰朝廷授官職曰拜

信也典史淮陰侯傳至拜大將乃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

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

秣馬班白者多徒行趙岐云班白者頭白班班者也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

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

謂門無請託之客

王評作
卒章

儉也助吾儉 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

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

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趙世楷本

循作脩治也朱子韓文考比校也 以備戎事有難則

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國家無事以給朝參之用 今亂晉國之政乏

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原山注言亂制當誅

皇侃疏秦道賓云與許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

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

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

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原山注自朝歸設鼓 庭有陳鼎家有

歸東周策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說苑管仲故造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三歸為臺名無疑包咸云娶三姓女

不知何據其所以名以三歸之義不可知也或據說苑為據

左右中立之義或據晏子春秋賞之以三歸謂併車乘之賦

歸諸私家賞之厚也其制蓋有三歸金仁山引算法皆無的據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禮器管仲鏤簋朱絃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山云又見

難一及說苑尊賢

孫叔敖相楚棧車原山注柴車也增說苑晏子衣緇布之衣

小戎倭收傳倭淺收軫也小雅有棧之車傳役車也疏庶人

荷車也又周禮士乘棧車注不革鞞而漆之也列子乘其車

輅釋文左傳云柴車也列子又云駕馬棧車楚世家草露藍

蕪注引服虔云草露柴車素木輅也釋文晏子春秋及諸書

皆作棧車謂編木為之也棧土限切牝馬糲餅菜羹增列子食則糲糲釋文糲

令達切菜稻餅也味類

王晉曰
有美字

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粃孟康曰麥類中不破者也蓋言粗春粟麥為粃餅食之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舊刊則良大夫也其儉逼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讀縣令也增金谷世雄云令及尹也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

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周語

注候人掌送迎賓客者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

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

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

君子慎所樹增說苑復恩根棘作疾藜七命注引韓詩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曰吾不復

樹德簡主曰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以得食其實今子所樹非其人也陳深曰虎所樹者魯三人齊三人皆不忠於

虎而忠於公簡
主答之失言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原曰注趙齊燕也增季布

傳文帝曰河東吾股肱郡長弘曰三國可疑按三當作吾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

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讀刑當作邢山璠曰呂氏去私刑奚薦解孤事同圓曰左傳君

子謂刑奚於是乎能舉善矣稱其雙不為誣立其子不為比又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雙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公曰非子之雙乎曰私雙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

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雙內舉不避子禮記趙文子其中退

然如不勝衣其咷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趙武所

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言其所舉之士皆知武為

國所舉而非私德也
不營私交也

平公問叔向曰

且接上文

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

原

注向武之屬大夫旧刊黨作然誤鳳卿曰師人猶宋時舉將也新序作子黨於子之師也師當作帥武立如不

勝衣

言恭言如不出口也

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

注稱叔向故得意言各當其材也注有缺文鳳卿曰意字可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

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

禮記疏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

臣敢以為

賢也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為相

相字昉見於周時

其讐以為且幸釋已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

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

私怨不入公門

旧刊有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

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

初也

說苑咎犯薦虞子羔為西河守文公問曰非子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虞子羔往謝之咎

犯曰薦子者公也怨之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左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

使為相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晉語趙簡子將罪尹鐸郵無正諫簡子

乃反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如故焉皆入異而

事類矣今按治要作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讐乎對曰

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讐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

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且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

欲買之也

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增言愚

肉之敗而不知售之便也此不著經文實著上篇卜子妻亡鼈條之下

傳 原注凡四事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 當有日字 夫直議者

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增晉語范文子莫退

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擊之以杖折

委笄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

於人臣 讀介特自異也 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將

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

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世多子國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 經文姊作妹荀子大畧篇柳下惠與後

門者同衣可笑注呂氏春秋長利篇劉向新序雜事篇淮南子皆有後門字戰國策注後門期也家語及巷伯毛傳所謂

不逮門也趙策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注郭門後至不父

其開時也按郭門之期制天明則開至暮則閉不許人行後

期不逮開時者必宿郭門之外太宰純罔白駒注孔子家語並失解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別其

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成侯亦術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 烏當作鳩 而乞食烏

合作 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 世非作及

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 增言見用 我且賢之

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言用賢使能論勞三之字婉句

御覽而作若

御覽八百四十九作

又恐反

御覽而作

韓子解詰卷之十二終

新刊韓非子解詰 卷之十二 十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225